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關中理學淵源考卷六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邵士沫

關中理學淵源考卷六

廣平府知府李清馥撰

崇安劉氏家世學派 世住崇安之五夫號東族

按崇安建陽劉氏合二族實伯仲分派也二族以忠名世者得五人世稱為五忠云考是時劍建閩寇遍京室故家舊俗懷仁思而仰義憤者惟以三綱不振為深恥故其平昔家庭之際所告戒訓勵者孰有大

於君臣之際乎忠顯公之使金營是二帝未北狩之時也乃能不辱朝廷卒之子孫族姓皆能以忠悃翊衛王家鞠躬臣節而屏山草堂二先生又以師資付授紫陽以聖賢之學相砥礪此其學問源流所以負出於儕輩也今附滕氏祐五忠堂記於後以備參考焉

劉聖仕先生民先

劉民先字聖仕崇安人屏山先生叙其世譜畧云劉居

建之潭溪九世餘二百年矣其初京兆人唐僖宗時有為將軍者歲久名逸五季亂時有諱膚者南遊於此愛其形勝因家焉按熊勿軒撰劉氏族譜序謂膚即金吾上將軍翔所出今推為始祖以其近可考也蕩拓焚拂以啟山林二世而廬室完三世而田疇闢膚生光信光信生玉玉生文廣文廣生朝議公太素於是崇禮文篤經術謹遊從厚風化識者知其後必大云民先即朝議公子也敦謹有行從安定胡先生受春秋學晚以累舉得官歸家教授學者至數

百人作一枝堂潭溪之上與弟民覺奉母以終餘年既葬廬墓日夜哀悲鄉評尚之子韐韡韞　閩書　劉屏山集　朱子文集

劉莘材先生民覺

劉民覺字莘材朝議次子也為人淳樸謙厚恪紹前修早自知名正奉遊學時普寧暨夫人老矣民覺嘗留侍以故不遑科舉之事夫人年九十六而卒民覺始終孝養敬不弛頹鄉評尚之耋老聚而請曰非公孰為吾黨指南民覺據師席二十餘年毓英導秀多所成就忠顯

之守會稽長樂嘗迎民覺就養欲請於朝官之民覺曰
衰朽那復有此意其恬曠自適世網莫之能攖也年八
十四卒後屏山爲表其墓劉屏山撰墓表

忠顯劉仲偃先生韐

劉韐字仲偃紹聖元年進士調豐城尉歲饑多盜他邑
率以捕殺希賞韐曰此饑民救死耳率豪右賑濟多所
全活歷陝西轉運使攝帥鄜延夏人攻振武韐出奇兵
擣之解其圍乞祠起知越州方臘陷衢婺越大震官吏

悉逌韐曰吾當與城存亡寇至城下擊敗之河北盜起韐守真定單騎赴鎮招諭賊首柴宏時金人方謀南牧韐諜得實陰治城守以待變金人治梯衝設圍示欲攻擊韐發强弩射之金人知不可脅竟退欽宗善之拜資政殿學士充河北河東宣撫副使太原陷召入為京城四壁守禦使宰相沮罷之初敵之入真定也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在鎮豈有此敵益知韐名及京城不守必欲得之宰相紿以割地遣韐使金營金人素知其名命

僕射韓正館之僧舍正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翰曰偷生以事二姓死不為也金人退即手書片紙名指使持歸報諸子沐浴更衣酌巵酒而縊顔色如生金人嘆其忠㾗之壽聖寺西崗上徧題窗壁識其處年六十一建炎元年贈資政殿大學士謚忠顯翰莊重寬厚寡言笑與人文謙恭若有所畏至臨大事則毅然不可奪累歷大藩事無巨細必親臨之為政愛人出於誠心求民瘼如去已病小民犯罪或越法縱舍至大奸則立斷不疑

軍中家報有曰今日邊鄙多事只得盡忠死節餘不足言其素如此請康死難之臣益韐為尤著云子子羽子翼子翬按翱之裔孫名頟者收峒寇有功謚忠簡名純者死邵武寇立廟封忠烈韐子子羽謚忠定孫珙謚忠肅故世號五忠劉氏云通志　閩書

郡守劉仲固先生韞

劉韞字仲固以門蔭入仕歷倅三州典二郡皆有聲後以朝散大夫致仕築室縣南有臺榭花木之勝自號秀

野與劉子翬朱元晦諸賢倡酬甚多時人謂之吟龍子

子翔丞劉陽秩滿不仕亦能詩有父風時人謂之詞虎

忠定劉彥修先生子羽

劉子羽字彥脩韐長子以蔭補官韐帥浙江子羽年二十五佐以主管機宜文字用羸卒數百破方臘數十萬衆全其城歷知池州改秦州未行高宗名赴行在除樞密院簡詳文字建炎三年大將范瓊擁强兵跋扈不臣與樞密院事張浚密謀誅之浚宣撫川陝遂辟為參議

軍事至秦州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金人窺江淮甚急浚欲合五路兵進撓之子羽諫不聽比至富平與金人戰敗績力言當留興州以安關蜀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而贖後悔浚然之而諸將無敢行者子羽即單騎就道至秦州名諸亡將諸將聞命大喜悉來會命忠州防禦使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守險金人知有備引去會秦鳳金房二鎮皆饑鎮帥吳玠王彥

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畧使兼知興元府既至通商輸粟二鎮獲安除寶文閣直學士金人復攻金州彦失守退保石泉子羽急移兵守饒風關馳告玠列營以拒金金人從間道繞出玠後玠不能支遽還漢中全蜀大震玠邀子羽俱去子羽固持不可留玠先柵定軍山以守玠不從子羽不得已退守三泉從兵不滿三百乃築壘於潭毒山上儲粟十餘萬石積石數十百萬數日候騎報敵軍且至即下令蓐食遲

明上馬先至戰地前當山角據胡床坐諸將泣請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慷慨語曰將死於此諸將皆奮會敵乏食亦引去子羽與玠引兵合擊之墮溪谷死者不可勝計其餘衆不能自拔降者十數栅敵之喪失莫甚於此是時金人主兵用事者計必取蜀以窺東南其選募戰攻不遺餘力惟時為必守計者惟子羽與浚協心戮力毅然以身當兵衝將士感激爭奮全蜀卒賴以安四年坐富平之役與浚俱罷尋為言者所論責貶單州團

練副使白州安置吳玠始為裨將未知名子羽獨奇之薦於浚至是玠上疏訟子羽功請納節贖罪得復原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復為集英殿修撰知鄂州未幾召公赴闕使諭指西師且察邊備虛實子羽還奏敵未可圖宜益治兵廣營田以俟機會時又方議易置淮西大將且以其兵屬子羽子羽復以為不可遂以親老乞郡乃以徽猷閣待制知泉州已淮西軍亂議者反謂子羽實使然不責無以係叛將南歸之望遂以散官安置漳州

十一年以張浚薦復原官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建議清野徙淮東人於鎮江撫以恩信兵民雜居無敢相侵者十二年復待制進爵子益封二百户竟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歸卒贈少傅謚忠定子羽平生慷慨厲節有忘身徇國之忠衆人惶惑失措子羽色愈厲氣愈勁遇事立斷凜不可犯料敵決勝雖古名將不能過之至其為政愛民禮士敦尚教化摘奸發伏不畏强禦而天性孝友接人樂易開心見誠豁然無纖芥滯吝意好賢

樂善輕財喜施於姻親舊故貧病困阨之際尤孜孜焉

朱文公嘗稱子羽在川陝雖盛寒必侵晨着單衣汗衫入教場射箭三百率以為常又言幼常侍側賓客滿座見其目覽書冊耳聽指授口供應對手答書疏頃刻之間五官並用百函俱發並無差錯真人傑也子珙通志建寧府志 朱子撰劉公神道碑 名臣傳

郡守劉彥禮先生子翼

劉子翼字彥禮少精敏力學用蔭補承務郎調秀州司

錄時朝廷割地議和遣人持詔取河北監司分畫地界翰鎮真定稱詔拒之靖康元年翰遣子翼入奏事賜對延和殿欽宗見子翼進止閑雅因而受知未幾除江西轉運使司歷轉宣議郎建州熊志寧范汝為相繼叛有旨除子翼知建州道路梗塞或勸子翼從王師航海進子翼曰不可乃單車自崇安入賊方棲山守險所在屯布子翼崎嶇行賊營以誠信諭之曰汝輩詿誤及此今王師且至若能自新釋兵歸農太守能活汝不然悔無

及賊皆曰我輩生矣羅拜去王師尋下多所俘獲子翼分别善惡縱釋之賊首逸去子翼設方畧購獲之尋知南劍州蠲減科歛一新郡治紹興二年應詔獻言忤當路奉祠俄以薦知撫州徙信州為人開明勤決而本之以恕所至簡易不擾甚得民心 閩書 郡志

忠肅劉共父先生珙

劉珙字共父少長從季父屏山受書知刻苦自勵以祖㢲死節恩補承務郎舉紹興十二年進士中乙科累遷

禮部郎官中書舍人秦檜當國欲為其父作謚珙不亟奉行檜怒諷言者論去之檜死累遷吏部郎權秘書少監中書舍人金人渝盟高宗將興兵復讐一時詔檄多出珙手詞氣激烈聞者感奮泣下從幸建康兼直學士院車駕將還臨安時江淮軍務未有所付衆望屬於張浚而詔乃以楊存中為宣撫使珙不書録黃奏論其不可高宗怒顧宰相曰劉珙之父為張浚所知此奏專為浚地耳宰相名珙喻旨且曰再繳累且及張公珙曰珙

計國家故不暇為張公謀若為張公謀不為是矣再論愈力存中命乃寢孝宗隆興元年除集英殿脩撰知泉州改衢州又改潭州兼湖南安撫使討平宜章冦李金孝宗賜璽書嘉勞於是湖南地方數千里姦盜屏跡三年召還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因陳聖王之學以正心明理為萬事之綱上亟稱善擢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辭謝不獲乃就職因薦汪應辰陳良翰張栻請召用之孝宗可其奏既入西府日召諸軍將佐從容訪

問盡得其材器所宜以待選用詔兼參知政事與陳俊卿同心輔政因奏自今聖旨不經三省密院者所下之官皆請俟奏審乃得行孝宗不悦罷為端明殿學士在外宫觀改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明年除資政殿學士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始至條上荆襄兵少財匱之狀詔即委珙措置珙因行視襄郢兵屯並邊形勢盡得其實處畫各有條理明年遭内艱八年免喪乃復除知潭州安撫湖南淳熙二年除知建康府安撫江南東

路留守行宮會歲水旱珙首奏蠲賦稅設法賑貸閭境
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孝宗賜書褒諭進觀文
殿學士五年屬疾請致仕臨卒草遺奏千餘言極言近
習用事之禍且薦陳俊卿張栻可用卒年五十有五贈
光祿大夫罷朝一日賜謚忠肅珙為人機鑑精明議論
英發遇事立斷威不可犯而居家極其孝慈内外功緦
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在官為罷燕樂閒同寮有喪者
亦如之在朝危言正色直前無避其忠義奮發不以死

生動心在荆州時北敵亦每使諜者詗珙家世益知其忠義之有傳也所著有文集八卷奏議十卷内外制二十卷以學雅學褒為後

劉平父先生坪

劉坪字平父屏山先生嗣子用門廕調邵武軍户曹遂力請復南嶽祠官坪少有竒質長事胡籍溪請問講學之要天姿孝友事生母卓氏盡孝鄉人化之先廬在屏山之下坪廣其觀遊種竹疏泉上下磵谷為退隱計復

善脩身悟古人日損日益之意自號曰七者翁名其齋曰七者寮每與朱文公諸賢倡和有詩集十卷子五人録學古學博學箕朱子撰墓志閩書

縣令劉先生學古

劉學古坪之子屏山之孫文公壻也嘗為臨桂縣令弟學博俱從文公游考亭淵源録

劉先生學箕

劉學箕恬於仕進年未五十即南山之下家焉扁曰方

是閑堂若將終身為文高爽閒雅得其家傳有方是閑小藁行世建寧府志

劉正之先生學雅

劉學雅字正之忠定公之孫馳騁東西為諸侯客已而以憤世嫉邪斥辱權要罷歸田里弟學裘

郡守劉傳之先生學裘

劉學裘字傳之忠定公之孫用父蔭補郎守撫州移守邕州有惠政後以疾累得郡不赴終朝散大夫

建陽劉氏家世學派世住建陽之麻沙號西族

按劉氏東西族二派已叙述前編矣此不重述

忠簡劉子誠先生頟

劉頟字子誠建陽人與韐同祖翱之七世孫也頟紹興閒為廣州叅謀盜綦母謹和尚陷三水鎮帥兵剿捕後為淮東提刑金主亮趨淮東力戰死之謚忠簡弟崇之

閩書

文忠劉瑞樟先生崇之

劉崇之字智父淳熙二年進士授福清簿梁克家帥三山檄攝幕甚器之與詹體仁等六人同薦於朝除定詳三司勑令所删定官遷太府丞應詔上書論弭變五說除秘書省校書郎光宗内禪上書請朝重華宫除行太常寺丞權兵部郎中朱文公罷經筵命從中出崇之率同列請留之辭極剴切僞學禁興力請外得荆湖南路常平使者嘉泰初起知贑州言者論周必大併及崇之因請祠久之除成都路提刑應詔條上蜀民利害九事

已而除戶部郎中領四川宣撫兩司節制未幾吳曦變作上表待罪請師平賊除荆湖北路提刑被論永州安置開禧中四川宣撫使安丙表陳崇之不汙之節詔復原官崇之天資頴敏居左塾讀書三十年未嘗移他所文章温潤典雅有光制誥而用非其長論者惜之卒謚文忠號瑞樟先生子純 閩書 建寧府志

忠烈劉君錫先生純

劉純字君錫建陽人少年喜騎射以父蔭授沙縣簿歲

大疫治粥藥存活之死而無收者作大塚瘞焉秩滿丞分宜復值歲旱極力賑救如簿沙時繼入京監和劑門紹定己丑閩冦晏頭陀等嘯聚汀郡残破寧化清流將樂陷劍南犯建寧純適調湖北帳幹聞賊迫近其鄉里即歸散家財招唐石義勇千人討之樵守王遂請於朝命知邵武縣俾將所招軍往立官府收散亡軍勢大振事聞改宣教郎詔號其軍曰忠武與招捕使陳韡擊破連城潭飛漈諭降其七十餘寨頭陀計窮伏誅而邵武

盜又有劉安國者先因民困貪暴鼓衆而起官軍不能
敵而又無以招撫之坐是建寧復騷建守趙紡夫請於
朝移純軍於縣命下即行得賊所募為首者二人斬以
獻會盱守遣邑令將兵來援為賊所圍純斬數賊拔令
歸又入富田剿其渠魁賊懼合諸寨攻純純令統制周
喜領淮西軍繞賊後擊其巢俘獲甚衆安國就擒次日
純率兵往招降下瞿賊為賊所得不屈死之事聞贈朝
散郎加謚義壯郡人立二廟於邵武麻沙祀之後賜額

忠烈 閩書 建寧府志

郎中劉潤之先生滋

劉滋字潤之景德中試開封禮部皆第一調知無錫縣通判福州仁宗時知南劍州州北黯淡灘善覆舟滋别開灘傍灌疏三巨洲鑿七盤石轉山曲二百餘丈以舒水勢自是舟行無患歷典九郡皆有惠政官至職方郎中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始滋未貴時嘗夢神人携印一篚令吞之印大小凡百餘顆滋吞至十四印

文槩槩然見腹閒後更中外十四任而典郡者九滋子同大理寺丞勲知臨江軍煕河陽令孫元振曽孫瑋勉之瑋有詩名與劉子翬多所唱酬勉之別見本學派書閩

劉君式先生元振

劉元振字君式少沉静有器識季父煕當任子將屬元振辭與其弟旣弱冠游太學持身有禮衆敬憚之國子先生吕大臨游酢皆與友善元豐中士子方尚文華元振獨沉涵載籍深造義理是以不合有司遂篤意養親

放情泉石子勉之閩書 郡志
朱子文集

按朱子撰聘君劉公墓表云公之曾大父諱滋大父諱照父諱元振此傳云季父照疑錯似當以朱子文集為據

朝奉劉恒軒先生懋

劉懋字子勉白水孫也博學通經文辭奇偉長受學屏山先生得其論著繼從胡籍溪游始知為學大旨自是易象天文地理律歷之輿無所不通受迪功郎任會昌西尉兼學事秩滿轉文林郎奉祠監衡州南嶽廟以朝

奉大夫致仕杜門掃軌仰師聖賢鄉人子弟多所造就學者稱恒軒先生以子爚貴贈金紫光禄大夫所著禮記集説論孟訓解子爚炳烔

郎中劉韜仲先生炳

劉炳字韜仲與兄爚從文公游文公編集程氏遺書炳兄弟研窮誦讀晨夜不息舉淳熙五年進士授迪功郎知應城縣好賢禮士修飾儒學訪求前令謝良佐遺跡創上蔡先生祠於講堂東隅朱文公為記再調劍浦丞

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後有鬬者愬於官曰何面目復見公耶累官兵部郎中朝散大夫乞祠閑居誦讀不輟自號悠然翁所著有睦堂類藁若干卷四書問目綱目要略堂銘故事傳於世子塡孫應李銓閩書

縣令劉季明先生炯

劉炯字季明慶元五年進士授進賢丞遷固始令早從文公學比掛冠倘佯武夷九曲間悠然自尋其樂焉閩書

忠簡劉子時先生欽

劉欽字子時伯醇子幼在襁褓中或啼哭示以書帙即嬉笑甫能言母梁氏教以古詩輙成誦不忘七歲日受數千言每夜達旦母憐而節之乃匿膏室中伺寢熟復燃從蔡沈學精於易以祖蔭補官承事郎知嵊縣有政聲轉朝奉大夫出知饒處邵武南康時江汀邵寇竊發境內騷動欽募義勇勦捕誅其首惡餘黨縱還鄉事聞陞殿中侍御史同知樞密諫院事歸隱武夷茶洞口築

荼巖小隱堂爲終焉計自號氷壺散人終朝請大夫謚忠簡所著有書經衍義文集十卷閩書　邵志

縣令劉子靜先生鑑

劉鑑字子靜以祖澤蔭桂東令工詩文翰墨如題文天祥賛答尹虛齋僚諸詩深得風人之旨鄧尤薦稱其一生琢對匠語洗削治澤齒牙間纚纚有聲大率精切得意處前無古人至老皮毛落盡孤興兀然雷霹之琴大成之鐻潮湍激齧之山皆天然成趣不繩削而自合閩書

郡志

主簿劉希泌先生應李

劉應李字希泌初名榮謹厚莊重博習修潔舉咸淳十年進士調建陽簿至元不仕與熊禾胡廷芳講道洪源山居十有二年後建化龍書院於莒潭聚徒講授厚給課試卷倣州縣法閩書

縣尉劉子平先生銓

劉銓字子平慶元五年進士博通詩禮學宗考亭尉臨

川有聲尤工吟咏著傷時歌深悼世人不務本實穆然有返樸之思焉闕書

備考

滕氏祐撰劉氏五忠堂記曰邑之望曰劉氏其先仕唐宋為顯官者不知凡幾百人其功烈炳著以忠名世者合二族得五人焉其所自出則漢楚元王之裔由京兆遷入閩曰翔者居崇安之五夫曰翺者居建陽之麻沙翔八世孫曰韐靖康間以資政殿學士使金營金人欲

相之韐作書與家訣自縊而死贈太師追封魏國公韐生子羽宣和間為徽猷閣待制與張浚協力拒金人以保全蜀卒贈少傅追贈魏國公子羽生珙在孝宗朝官至同知樞密院事立朝臨陣亡身憂國卒贈太師封魯國公此皆五夫之劉世曰東族也翱七世孫曰領紹興間為淮東提刑金兵入淮領死之又十二世而生純紹定間知邵武縣率兵破賊為餘寇所執不屈而死郡人立廟祀之贈太尉謚義壯此皆麻沙之劉世謂西族也

是五公者或臨難或死節或立朝盡瘁事有不同其為忠一也故其謚也鞈以忠顯子羽以忠定珙以忠肅領以忠簡而純之廟號賜忠烈名之稱情其若是哉嗚呼偉矣人得天地剛大之氣以生養而為全人蓄而為德行措而為事業其在人國也平時則效誠宣力而為翊國之忠臨難則致命遂志而守殉國之節存乎方寸之微充乎天地之大行之一時之近昭乎萬世之遠使三綱不至於淪斁人極不至於破壞而天下後世永有賴

焉葢如是而後為全人如是而後無愧乎天地之生人矣五公者其養之厚蓄之深其措之而沛然者乎其足以扶三綱立人極位兩間而無愧得有生而獨全者乎况忠臣烈士世不常有扶輿間氣之所生非偶然也今以劉氏一門而為忠者有五奇勲大節髙爵鴻名累數世而迭出此尤自昔之所罕見舉世難得者嗚呼盛哉祐甞竊怪漢髙祖以仁厚得天下而後世未甞有大惡如桀紂徒以强臣跋扈至於亡國令其末流子孫散在

天下生於異代者猶烈烈閒出為世偉人以扶植人極於不墜則其仁厚之餘澤詎可誣哉前此五公未嘗有祠且以世逺不得與四代之祭夫有祖宗如此而子孫乃使之泯然不得與血食於人心何如也祐姊壻太學生甌寧劉君澤齡十三世孫也以弘治己酉十月搆堂於屏山祠右設木主而奠焉牓其額曰五忠蓋崇先德啟後思而闡世澤於無窮其用意也逺矣堂成祐喜其事於名教有關非特可以勵劉氏後也作文記之

文靖劉屏山先生子翬學派

按屏山先生為忠顯公季子家學相承一門忠節炳著外此不知師承何人惟朱子作墓表言公與胡原仲劉致中為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又為韋齋先生託孤則其源流亦可考矣

文靖劉屏山先生子翬

劉子翬字彥冲崇安人贈太師韐之季子以父任補承務郎辟真定府幕屬韐死靖康之難先生痛憤廬墓三

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入閩境與郡將張當世晝計備衛如素服戎事者賊不敢犯年方三十自以哀毀致羸疾不堪吏責丐閒局主管冲祐觀以歸不出者凡十七年世家屏山下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石之勝俯仰其間盡棄人事自號病翁獨居危坐嗒然竟日夜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至聞人有片言之善則從容咨叩必竭兩端後生來問學則隨其器識告語成就無倦色間數日輒一走父墓涕咽或累日乃返事繼母吕夫人及兄子

羽子翼極盡孝友兄子珙幼敏嗜學先生教之不懈珙
卒有立焉素與胡原仲劉致中為道義交每相見講學
外無一雜言所與游皆當世知名士朱韋齋且死囑晦
菴師事之晦菴將冠先生命字祝詞晦菴嘗言其蚤以
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某竊窺見其
自為與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時僣請焉先生嘉其志乃
開示為學門戶朝夕誨誘不倦先生深於易家有東西
二齋東以復名西以蒙名一日晦菴侍疾請問先生平

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凈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為道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道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於是嘗作復齋銘聖傳論以見吾志然吾忘吾言久矣今乃相與言之汝尚勉哉晦菴頓首受教先生妻死不再娶以兄子翼幼子坪為後年四十七得微疾即入謁宗

廟泣别母夫人前徧以書告訣素所往來者名其姪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既已則與學者論說修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彈琴賦詩澹如平日後兩日而歿學者稱屏山先生謚文靖有文集二十卷閩書　名臣言行録　宏簡録

宋史　朱子撰墓表

聖傳論録四首

易固多術或尚其辭或尚其變或尚其象或尚其占皆用也盡其本則用自應何謂本復是矣嘗竊為之說曰

學易者必有門户復卦易之門户也入室者必自户始學易者必自復始得是者其惟顔子乎不逺而復稱爲庶幾蓋本夫子嘗以復禮爲仁之説告之矣顔子躬行允蹈遂臻其極一已既克天下歸仁復之之功至矣如何天下歸仁惟踐履實地自然洞徹爲一顔子終日如愚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爲仁一爲邦夫子答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原易之用内焉惟窮理盡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顔子盡之雖無諸子之著撰謂之通易可也

文中子言九師興而易道微九師之前未有為易之說者豈易道本於踐履非區區言說所能至耶是知復之一義為平白坦易之塗聖人善誘之上機學者用心之急務也余嘗作復齋銘曰大易之旨微妙難詮善學易者以復為先惟人之生咸具是性喜怒哀樂或失其正視而知復不蝕其明聽而知復不流於聲言而知復匪易匪輕動而知復悔吝不生惟是四知本焉則一孰覺而存孰迷而失勿謂有本勞思内馳亦勿謂無悠悠弗

思廓爾貫通心冥取舍既復其初無復之者蕩蕩坦坦周流六虛昔非不足今非有餘伊顔氏子口不言易庶幾之功默臻其極今我仰止以名斯齋念兹在兹其敢怠哉顔子

曾子之孝立身揚名惟此一節而於聞道最為超警生死之際粲然明白葢由始則因孝心而致敬終則因敬心而成已驗其平日服膺念兹在兹而已啓手足則見於戰戰兢兢之時發善言則存乎容貌辭氣之際皆敬

之謂也戴經所記與義甚多首文三語已盡其要學者非弗知也然皆有愧於曾子者行之弗至也恭於昭昭者孝之名也謹於昏昏者孝之實也求其名匹夫匹婦能焉核其實聖人以為難矣曾子曰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斯須之敬人能勉强至於能安能卒非確然自信毅然必為未有能樂其常而至其至也此無他疑情未除也學者之害疑情為大彼窮搜博覽惟恐不聞者疑情未除也朝咨夕叩請

益不休者疑情未除也博量揣摸求合乎似者疑情未除也情既有疑則中不安不安則輕聽而易移輕聽則不能尊其所聞易移則不能行其所知二者交亂其間方且以禮法為拘囚專精為滯着求其有始有卒難矣曾子遊聖門最為年少夫子與之言道唯諾而已夫豈有毫髮疑情哉宜其成就巍巍度越諸子矣曾子

唐李翺自謂得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會理者稱其卓絕然差之毫釐異乎吾所聞矣其說曰人之所以

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情之所為也情者妄也邪也妄情息滅本性清明又曰循理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歸性命之道也迹其推衍大約皆以滅情為言其言非不髙妙然非子思中庸之學也中庸之學未嘗滅情也夫情與生俱生果可滅耶情可滅性可滅矣令持一葉以示嬰兒與之則笑奪之則啼此喜怒哀樂之端也情之所發也與生俱生而欲滅之猶惡水之波而涸之其源益流惡木之花而截之其根浸傷聖人不

過節之防之止之不使其爛熳害性而已善養性者不汨於情亦不滅情不流於喜怒哀樂亦不去喜怒哀樂子思所謂中也即喜怒哀樂以為中不可離喜怒哀樂以為中亦不可如金石之有聲如飲食之有味非合非離中即契焉故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子思姑約此以明中非舍此而中可得也子思

聖人標指固非一途前學以是流布後學以是進修孟子乃斷然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夫以聖

賢標指拳拳服膺自應有至何復名自得耶自得者得之於心也心無所得而蹈規守矩終出勉强不能從容優入聖域是學也父兄至愛不能發其端師友至密不能進其道必也靈襟中啟獨見内融洞洞然屬屬然如平昔之傳聞想像一旦親覩焉庶乎其可也夫學者之心發於憤憤其見必卓開於冥冥其詣必至故拙魯愚鈍為道之資智巧聰明為性之障真志立於懦真習養於徐真用發於常真樂生於淡軒軒之志久必墜皎皎

之習久必疎揭揭之用久必變沾沾之樂久必渝是以學貴終始也千了萬通愈失真宗惟循惟默乃能自得回之愚參之魯在孔門所得最深皆用心於無所用若退而進者也去聖已遠自得之學湮没無聞非唯學者之失也亦教者之過焉六經之言毫髮分辨聖人之意極口宣揚諄諄屑屑無舉隅善誘之方將以利之反以害之學者亦曰如是足矣理盡於此矣拾前人之咳唾遵舊轍以驅馳故思學廢於箋解省學廢於譏議悟學

廢於揣度通學廢於偏黨默學廢於領略敏學廢於疑貳六學廢而道衰矣孰以孟子自得之言啟之哉孟子有自得之言無自得之迹但言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其源而已不可以意義形容也孟子

漢書雜論

班固作漢書惟紀最為嚴密事皆詳載於傳而撮其要書於紀固自名之曰春秋考紀其言有深意焉

班固作史賛非獨詳於紀善也又重美之非獨略於紀

過也又婉其辭其紀善也雖小善必録其紀過也非大過不書文帝之仁言儉德賛中總列十數條嘆曰嗚呼仁哉於景帝賛又曰至於孝文加以恭儉於武帝賛又曰文景務在養民非詳於紀善又重美之乎武帝之窮兵奢侈其賛曰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詩書所稱何以加焉非略於記過又婉其辭乎元帝之號令温雅成帝之穆穆之容皆見稱述者不以一失廢其他長也故曰雖小善必録呂后之寵産禄景帝之殺晁周皆略

而不言者不以小疵玷其全美也故曰非大過不書

史贊諸帝皆稱述獨高祖贊推其世系運統而已無所稱也葢以高祖之盛德大業不假言而自著亦非一二言可贊也故贊衛霍不言征伐之功贊相如不論文章之美其他則片善寸長贊皆言之有餘易見不足難知故也

朱元晦祝詞曰冠而欽名粤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騰異交朋尚焉請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義木晦於根

春容華敷人晦於身神明内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於書雖百世之逺也揣其氣象知顔氏如愚迹參并游英馳俊驅豈無他人夫誰敢居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聲終身弗越陋巷闇然其光烈烈從事於兹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身則三夾輔孔門翺翔兩驂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為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兹講磨融融熹熹真聰閒廓如源之方駛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

人不云乎純一不已悵友道之衰變切切而唯唯子德不日新則時余之恥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偕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毖動而思躓凛乎惴惴惟顔曾是畏遺訓曰木穉而曲其老不舒人穉不攻其成必愚故善學者必謹其初凡日用閒業業乾乾散佚必恭執事必處中惟不自輕雖奴隸亦尊唾地如汙其畏如是寢則易安食則知味頮面奏圊脱褋屣履每每存之斯無過矣自朝至昏以一條貫焉勿謂末也本實由之毋悦於

新母駭於竒驟得必夸久而寖微習而察焉豈曰無徴出指於西底止必秦其次也頃刻之功初若不足外務奪之或斷或續及其至焉皆其所積故君子許其進而惰夫疑以自絶

黄子厚先生銖

黄銖字子厚甌寧人朱文公年十五六時與相遇於劉屏山齋中俱事屏山先生銖少文公一歲與文公切磋讀書為文略相上下一日忽踴躍猛進出語驚人文公

歎其超然不可追逐其後詩文益工文公每得其藁未嘗不賞歎移日鉢文學太史公詩學屈宋書隸學魏晉以前中年不得志於場屋遂發憤謝去杜門讀書清坐竟日間執曳杖行吟田野間其於騷詞能以楚聲古韻為之節族晚節詩彌高古其變化開闔恍惚微妙又不止於昔日也 閩書 朱子文集

運幹歐陽慶嗣先生光祖

歐陽光祖字慶嗣崇安人九歲能文人稱童瑞從劉子

輩朱文公講學子輩甚重之文公亦遣子師事焉乾道八年再舉登第不赴趙汝愚張栻列薦於朝方欲名用而趙公去國後為江西運幹致仕卜築松坡之上湛然終老閩書

劉白水先生勉之學派

先生偕籍溪初學易於涪陵譙氏後從龜山於毘陵其問業之廣久而有得則從元城劉公始故其成就卓犖為韋齋托孤晦菴師事之其聲氣感通豈偶然

哉茲特著其派系附焉

聘君劉白水先生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父元振先生自幼强學日誦數千言肆筆為文滂沛閎闊凌厲頓挫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士挾元祐書制師生收書連坐罪至流徒名為一道同風實以鉗天下之口先生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藏去俟深夜同舍生熟寐乃探篋燃膏潛抄默誦涪陵譙天授嘗從二程游無遼

易學適以事至京即往叩焉得其本末遂棄録牒揖諸生歸道南都見劉元城過毘陵見楊龜山皆從請業元城尤奇之留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己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無不傾盡先生聽受其言精思力行久之若有所得與劉彦冲及胡籍溪講論切磋為事其於當世之務若不屑焉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即建陽近郊蕭屯别墅結草為堂讀書力穡無求於世賢士大夫咸髙仰之紹興閒中書舍人吕本中與同列曾天游李似之

張子猷共薦於朝特詔赴闕劉屏山作拍劒文送之既至秦檜方主和議恐觸忌諱但令對策不令入見先生知時不合即日謝病歸杜門不復出平居嚴敬自持而接物恂恂色笑可親臨事財處不動聲氣學子造門隨其材品爲開說聖賢教學之門前言往行之懿故相趙鼎出鎮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嘆賞蚤與朱韋齋先生友善韋齋臨老命晦菴師事焉屬以後事先生經理其家愛晦菴如己子以女妻之所居有

白水學者稱白水先生孫懋道南源委　宏簡錄　名儒傳　朱子撰墓表

光澤李氏家世學派

予朱子撰特奏名李公墓誌銘曰邵武軍光澤縣東里其處曰烏洲李氏世居爲郡著姓其先有贈大理評事者諱鐸始以文行知名鄉里生太常博士諱始發進士第卒贈朝請大夫陳忠肅公賢之稱其率真樂易有古人風其仲子深紹聖間以論斥時相之姦與任公伯雨俱入元祐黨籍李曰處士潘隱處不仕

其葬也脩撰李公夔實銘之葢自其先世所與交遊姻好盡一時知名士故其子弟見聞開廓趣尚高遠不與世俗同若特奏府君諱純德字得之則處士之長子也按李氏族系文公叙述詳矣上官氏祐稱光澤一邑由西山李先生得道南之緒大倡斯道月洲雲巖教音嗣布與考亭師友濟美當世而過化之澤浹乎人心流風餘韻猶有存云茲再備録於編

博士李先生誥

李誥贈大理評事鐸之後誥舉進士第官至太常博士卒贈朝請大夫陳忠肅公瓘賢之稱其率真樂易有古人風弟詳子深孫純德曾孫呂玄孫閎祖閩書

寺丞李自明先生詳

李詳字自明幼警悟善屬文議論純正登嘉祐八年第知潯州立學校革夷俗官終大理丞邵武府志

朝散李叔平先生深

李深字叔平登熙寧九年進士第調濟陰簿歷鄱陽遂

平二縣以清慎稱名為編敕所詳簡役法文字與蔡京章惇廷爭奪一官已叙復遷朝散郎陛辭以言事論斥時相之姦與任公伯雨等罷入元祐黨籍安置復州四年移建昌軍改青州五年復官有杭州集二十卷弟勉子階郁武府志閩書邵

縣令李安道先生勉

李勉字安道舉進士知尤溪順昌二縣素負氣節多忤於時遂謝事休致亦入黨籍閩書

郡守李進祖先生階

李階字進祖崇寧二年禮部第一特奏名安忱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魁南宮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遇赦復官調𥂕城尉建炎初攝臨安府比較務州卒陳通脅叛階叱之遂遇害事聞贈右承事郎與一子官閩書

特奏李得之先生純德

李純德字得之處士藩之長子少治周禮兼左氏春秋為文簡古不逐時好事親至孝篤友諸弟遇族黨有恩

意少有忿爭即為居間極力平處不令至官不幸死喪則為經理家事而任其婚嫁之責有以惡聲至者未嘗與較至周其急輟衣食不恤也諸弟嘗問善人之道答曰臨事而無陰據便利之心斯可矣又嘗語人事有當為力雖未及亦勉為之若必有餘而後為則終無時矣此其行身及物之本意也平居方嚴不妄戲笑性敦厚質實發言處事不以幽顯物我為間樂聞人善而務掩其惡所與交皆巨人長者從弟郁嘗面嘆曰兄於答問

若不經意而受其言者反覆十思終無以易紹興五年以特奏恩將入奉廷對先卒朱晦菴為作墓銘子呂

閩書

邵武府志

朱子文集

李澹軒先生呂

李呂字濵老號澹軒深之從孫蚤孤事母孝育弟妹有成聚族千指昕夕序揖致禮自少至老不以寒暑少變幼從學於從父郁郁學於楊龜山家傳遠有端緒淳熙六年年已晚見朱文公於廬阜遂為講學之友邑令張

訢者病已無社倉以其事就吕圖焉吕為條畫精明綜理縝密文公為之記吕學甚富尤深於易每言易在識時和之以義苟非真知義之所在而喜言變通反害於易矣所著有周易議説澹軒集子閎祖相祖壯祖孫方子俱見朱子學派閩書　考亭淵源錄　邵武郡志

縣令李守約先生閎祖弟相祖壯祖

李閎祖字守約别號綱齋吕之長子蚤授庭訓與其二弟登晦菴先生之門篤志强力精思切論晦菴延之家

塾以訓諸孫為編中庸章句或問輯略登嘉定四年進士廷對發明所學不逐時好調靖江之臨桂簿提刑方信孺待以國士漕使陳孔碩引以自輔兩臺之事咸倚以決暇日即詣學訓迪諸生士習丕變調福州古田令終廣西經略安撫司幹官黄榦李燔張洽陳淳皆敬重之有師友問答十卷

李相祖字時可嘗以晦菴命編書說三十餘卷辨質詳明用心精切平居謹飭雅言矩步見者為之肅敬

李壯祖字處謙初以書見朱子求教朱答書嘉其有志遂語以為學之要後與兄守約同第進士調閬清尉真西山薦之稱為典型人物

州牧李公謹先生文子

李文子字公謹方子之弟亦從朱子學紹熙四年進士歷知閬潼二州吏譽藹然持麾蜀中二十年以道學倡蜀人宗之著蜀鑑十卷道南源委考亭淵源錄

李西山先生郁學派

朱子答李濵老吕書云某少時讀程氏書年二十許始得西山先生所著論孟諸説讀之又知龜山之學横出此枝而恨不及見也既而得從何兄叔京遊乃知足下蓋得其家傳者是時家居西距髙隱不逺不得一往質其所疑徒往來於心不忘云

刪定李西山先生郁

李郁字光祖光澤人元祐黨人朝散郎深之子幼不好玩坐立必莊從舅氏陳忠肅公學踰冠乃見龜山而請

業焉龜山一見竒之妻以第三女是時龜山以程氏説
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而龜山每告之曰道之
所以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為聖賢者其
用心必有在矣及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
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
仁而已則何為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
之人心公退求其説不合因取論孟讀之蚤夜不懈十
有八年乃渙然有得龜山益深許之龜山没以所學淑

後進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於無味處益致思焉至於群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耳陳默堂稱其學口目俱到未見其比游太學紹興中以遺逸名對陳當世大務高宗改容傾聽補廸功郎除勅令所删定官丁憂服闋會秦檜用事自度不能俯仰禄仕築室於邑西山家計屢空曠然不為意當世賢大夫益高仰之辟福建帥府機宜文字日訪民間利病告其長而興除之一日帥欲毁民居數十為列肆酤酒要利争之不聽以

老病謝歸帥惭謝强留卒於官年六十五先生天資粹
美涵養有方誨人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親極其厚承
朝散公遺命為其叔父庭之後庭卒毁瘠如禮治喪必
誠必敬兄階駡賊死先生事嫂如母撫其子女如已出
凡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以至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習知
所著有易傳論孟遺藁及遺文數十卷藏於家學者稱
西山先生朱晦菴表其墓曰聖賢遠矣然其所以立言
垂訓開示後學可謂至哉顧自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儒

者不知反己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説為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為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讀坐談空妙為可以徼幸於有聞也若龜山之所以教與西山之所以學其亦足以觀矣予是以著之而并記其行事後之君子尚有考焉道南源委　朱子文集

縣令張叔澄先生彥清

張彥清字淑澄浦城人紹興元年進士初主光澤簿教授泉州丞安福用薦者改秩知慶元縣彥清生紹興之

季長於乾道淳煕間初從朱文公游得其大旨及仕光澤與隱君子李濵老呂游質疑辨惑造詣日深其為人以孝友忠信為根本潔廉勁挺為質幹親叠歿恨養弗逮不茹甘服美者終其身女兄未嫁捐所有資之少從鄉先生徐君翔學徐喜其開敏欲妻以女未及而死既與薦有富室將女之彦清曰忍負徐公仕雖久家無甸月儲歲暮貧且迫不肯茍受嘗被檄試士三山時偽學之論方熾同列以是發策士子希主司意爭詆訾先儒

彥清獨取持議不阿者與其選陳丞相自強嘗校文于建彥清其所取士也及自強為相屢欲鈞致彥清彥清弗屑就及陳敗衆始嘆服有守其施之政則自始仕以勤民為心慎於治獄曾被臬司命往鞫疑案將至微服徒行訪得其寃狀至獄破械將釋之吏爭不可弗聽未幾真殺人者獲於他邑彥清亦絶口勿言吉安峒蠻竊發燬永新蹂龍泉距縣不百里彥清佐其長聚兵防之蠻詗知有備引去俄傳寇且至彥清徧諭居人慎勿動

已而傳者果安郡檄彥清行賑永新既至餓民纍纍請加賑恤未報而命彥清督其租彥清歎曰此豈催科時耶晚寀慶元甫至而目眚作以疾請主管台州崇道觀真文忠公銘其墓閩書 建寧府志 通志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六

關中理學淵源考卷七

廣平府知府李清馥撰

延平陳氏家世學派

按延津楊羅李朱四賢之外私淑程門而與龜山師友者忠肅與默堂二先生為最著考忠肅先世乃祖為光遠先生世卿父為君舉先生偁皆清宦夙學肇啟後人讀王忠文公蒞泉時咏陳公偁祠詩曰九年

地主百年祠民自元豐結去思善政在人宜有後堂
堂忠肅見公兒令録自君舉先生而下著於編

朝議陳君舉先生偁

陳偁字君舉沙縣人以父任補太廟齋郎再調羅源令
有惠政調通判蔡州力争死獄五人知惠州州有豐湖
税民魚湖廢而税尚存偁堤湖數里時蓄洩魚利歸民
奏免其課錢凡五十餘萬民建祠祀焉移治宿州用嚴
為治獄空訟息名知開封府屬新法行請外知泉州未

幾坐開封府陷失青苗錢罷州人聞之期三日裒錢五十萬償負贖留之改知尉州築堤十里以防皖溪之患元豐五年再知泉州歲旱教民用牛車汲水入東湖溉田舊法番商至必使詣東廣否則沒其貨倆請立市舶司于泉哲宗立詔從其議以朝議大夫致仕贈特進子瑗汀州推官珏校書郎瓘見下璣知吉州延平府志

忠肅陳瑩中先生瓘學派

按紫陽先生每以公與元城忠定劉公並論大抵其

志氣相同其才畧亦同也王龜齡梅溪自云丱角讀書聞先生長者之論即知欽慕公之為人宦遊絶嶠獨携温公忠肅二畫像以行其為賢哲所心仰可想矣平生學問私淑程門於龜山在師友之間一時英賢林立講習而服行之其踐履篤實百折不挫稱有體有用之學梅溪列韓范司馬十二名臣以公為殿後云再按龜山先生題李丞相送陳幾叟序謂李公視了翁為前輩雖未嘗從游而聲氣相求非一日也

問道之勤見於斯文惓惓之意厚矣今特附之交友云

忠肅陳瑩中先生瓘

陳先生瓘字瑩中號了翁沙縣人偁之子少好讀書不務進取父母强之乃應舉元豐二年甲科第三人調湖州掌書記元祐四年僉書越州判官時蔡卞為越州守察其賢每事加禮而先生輙自遠屢乞歸章不得上檄攝通判明州章惇入相先生隨衆道謁惇聞先生名邀

與同舟問當世務先生以所乘舟勢偏輕偏重喻之因問令天子待公為政公將奚先惇曰司馬光奸邪所當先辨耳先生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司馬獨執朝柄不務纉述先烈大更神考之政誤國如此得非奸邪先生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跡則不為無罪若揭為奸邪重復改作則誤國滋甚為今之計惟當消朋黨持中道庶可捄弊惇意雖忤然亦驚異之留先生共飯而別到闕名為太學博士先生聞其與蔡卞方合

知必害於正論遂以婚嫁為辭久乃赴官時羣邪得志

卞黨薛昂林自議毀資治通鑑板先生聞之因策士題

特引神宗序文自驚曰此豈神考親製耶先生曰誰言

其非也自曰亦神考少年之文耳先生曰聖人之學得

之天性豈有少長之異自以告卞卞乃密令學中置板

高閣不復敢議毀嘗為別試所主文自謂蔡卞曰聞陳

瓘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在動揺荆公之學也

卞怒謀因此害先生先生固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

悉取用王氏學者下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先生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激壞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遷秘書省校書郎紹述之說盛行先生入奏哲宗言堯舜禹皆以粤若稽古為訓粤者考論舊事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詳其當否所以成帝王之治帝王之孝與士大夫異帝反覆究問語遂移時意甚感悅令再入見有變更時事之意執政聞而憾之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即位以韓忠彦薦名為

右正言遷左司諫蔡京蔡卞羽翼章惇京復陰結權貴
徽宗將有大用之意先生上疏力言先後凡十上末疏
言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兄弟在朝贊導章
惇共作威福卞則陰為謀畫惇則私斷力行而京則且
謀且行惇之矜伐卞之乖悖京實贊之七年之閒擠陷
言官常安民孫諤董端逸陳次升鄒浩等五人掩朝廷
之耳目成私門之利勢言路既絶人皆鉗默凡所施行
得以自恣遂使當日之所行皆為今日之所蔽遂舉京

四事皆天下所譏議者為徽宗言之徽宗以先生所論不根罷右司諫添差揚州糧料院將出都併奏所未上四章尋改知無為軍明年還為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屢薦先生于徽宗遣人諭意云將大用先生作書投布兼以日録辨國用須知送布言布尊私史而厭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説蒙蔽之患莫大於此布得書大怒爭辨移時至箕踞誶語先生色不為動徐曰昔所論

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

先生出即録所與布書及日録辨國用須知録以狀申

三省乞行竄逐信宿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衰廉二

州五年遇赦移郴州稍遷宣德郎以子正彚在杭告蔡

京有動揺東宫之跡杭守蔡嶷執送京師先飛書告京

事下開封府制獄併逮先生京使權尹李孝壽治其獄

獄具正彚坐流海上先生安置通州在通州時復取前

在明州時所著日録辨推而廣之名尊尭録釐為八門

合論四十九篇而為之序張商英為相獨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又徙先生台州時宰遍令所過州出兵甲遞送至台每十日一徙且命凶人石㦛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挾以死先生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㦛曰朝廷令取尊堯集耳先生曰然則何用如此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助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粗淺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亦不畏公議耶㦛時已窘先生百端而宰相猶以為怯而罷

之在台五年乃得自便纔復承事郎徽宗令再叙一官
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有譖之者至不許
輙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州使不得一日安處
先生平生論京卞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
恨故得禍最酷劉安世聞其疾使人勉以醫藥曰天下
將有賴于公當力加保愛以待時用宣和六年卒于楚
州年六十五靖康初詔贈諫議大夫名官其子正彙紹
興中高宗讀尊堯録謂明君臣大分而是之賜謚忠肅

先生謙和矜莊通易數言國家大事後多有驗嘗與校書郎范淳夫同事淳夫論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唯伯淳有之先生驚問為誰淳夫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先生深以寡陋為媿作責沈文自責焉子正彙官至直秘閣次子正同敷文閣待制從孫淵見龜山學派所著有了齋集 通志 閩書 名臣傳 宏簡録 名臣言行録

教授林商卿先生彖

林彖字商卿仙遊人幼孤隨母鞠於外祖陳次升家以

故得盡讀六經百氏之書多聞元祐名臣出處大節與宋累朝典故後僑居真州又得事劉安世任伯雨陳瓘諸公而與任申先象先兄弟為忘年友紹興初嘗為樞密徐俯禮致而終不受其薦奉母歸閩葢水盡歡母沒終喪寓居僧舍不謀婚娶曰吾有弟不至絕先人世不問家事曰吾以付二弟隆興元年春監司帥臣列薦名赴行在力以疾辭其秋丞相陳康伯樞密黄祖舜令監司郡守敦促之復引疾不就於是陳孝則林孝澤皆泉

莆偉人適以憲漕會閩中相繼率數百人以豖名聞參政周葵為轉上之詔再促名亦不赴乾道四年特與進士出身添差興化軍教授未一考卒年七十自號浮齋

閩書

仙遊志

教授陳伯嚮先生葵

陳葵字伯嚮閩縣人初入太學試上舍優等中南省第三人擢甲科蔡京籍元符中上書王定等十八人奏乞編置葵其一也謫居衡州三年雷震元祐黨人碑得釋

還詔有司許依元考定甲分註官授樂清尉再調建州
以陳瓘門人復為京黨劾罷高宗即位訪求元祐黨人
胡世將孟庾宣諭福建以葵應名授承事郎將作監丞
尋召對除諸王官教授踰年又以趙鼎黨罷歸葵屢遭
躓蹶操尚不改時論高之閩書

直講張聖行先生讀

張讀字聖行安溪人紹聖四年以上舍生擢第調潁昌
府法曹叅軍除編脩國初會要以父年逾九十求便養

通判本州後除王府直講未幾請郡知興化軍時靖康初士卒驕恣一日譟趨庭下乞額外給賜先生正色叱之諸卒感服反告其渠魁即梟於市一郡肅然建炎初被召以疾辭奉祠性至孝居喪廬墓蔬食終制杜門却掃所交皆天下士始與陳瑩中友善既仕為趙清獻范純禮所奬重後與李方叔端叔為蘇黄門客子由作東坡墓銘以示先生先生曰斯文妙盡東坡平生恐仇人復藉此媒櫱不若刮摩之為愈使東坡無此銘萬世之

下其不知有東坡乎晚年徙晉江與李文肅邴過從尤密善屬文閩中碑碣多出其手貲入即分親故之貧者壽八十卒李文肅哭以詩有累日塵生甑經年肘見衿之語嘉熙中邑令趙崇栗表其鄉曰曾子里閩書

教授王酉室先生伯起

王伯起字聖時福清人曾祖仁績不受閩王審知僞命終隱南山伯起少遊京師受經于王安石學文於曾鞏樞密曾孝寬聞其賢延館之奏授將仕郎試國子監簿

以假承務郎授嚴州教授力辭不就解官歸題其齋曰酉室一時名人若江公望陳瓘皆與友有詩曰唱道野集卒贈右宣教郎閩書三山新志

邵武李氏家世學派

按龜山楊文靖公撰李公夔墓志云余與公同為諸生肄業于上庠挾策考疑時相過從又與陳公了翁亦最相善忠定跋了翁文云余政和乙未歲自尚書郎謁告迎親雪溪時了翁自天台歸通川與余相遇

於姑蘇一再見有忘年之契後四年當宣和之初余以左史論事謫沙陽了翁方居南康余因序送陳淵幾叟并寓書通慇懃了翁答書辭意懇懇至舉狄梁公及本朝李文靖王文正二公事業以相勉余竊怪公相期太過非所敢當也又後七年靖康改元歲次丙午余蒙異恩自奉常不旬日擢參大政實總軍旅之事踰月冦退宗社已安四方敉寧叨處樞輔追感知己恨公不見及也以上録楊陳二先生語想見一

時英賢碩德群聚類處交相期待非偶然也因録李氏家世著之篇端

龍圖李師和先生夔

李夔字師和其先江南人唐末避亂徙居邵武夔幼孤鞠於外家成童猶未知書而頴悟絶人舅氏資政黄履每器重之因授以書凡耳濡目染過即成誦自是六經諸子百氏之書下至毛鄭箋傳無所不窺學由是日進逮居上庠與龜山楊時最相善元豐三年登進士第為

華亭尉又調松溪尉兼主簿遷司封員外郎力請外補除知蔡州朝廷惜其去留為宗正少卿訓辭有曰非清德老儒曷任茲選轉朝請大夫累官集賢館修撰知鄧州兼西南路安撫使夔下車盡革前弊紀綱大整遂以疾請祠章再上除提舉杭州洞霄宮東歸家於梁溪錫山之傍日以文字為娛子絪為鎮江教官就養子舍及公為尚書郎丐迎養京師除夔提舉醴泉轉中大夫改右文殿修撰終龍圖閣待制所著文集二十卷禮記義

十卷藏於家子四綱維經綸年七十五卒龜山為撰墓志

忠定李伯紀先生綱

李綱字伯紀其先江南人唐末徙邵武父夔與楊龜山先生同為諸生肄業上庠相友善公登政和二年進士及第積官監察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為憂謫監沙縣稅務七年為太常寺少卿金人渝

盟邊報狎至朝議欲避敵公上禦敵五策因語給事中吳敏曰皇太子恭儉聞天下以守宗社可也敏曰監國可乎公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𢌿日敏請對因言李綱論與臣同有旨召公入議公刺臂血上疏於是徽宗内禪之議遂決欽宗即位召對延和殿時遣李鄴使金議割地公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何可尺寸與人欽宗嘉納除兵部侍郎請康元年以吳敏為行營副使公為參謀

金兵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公曰都城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何之但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堅守以待勤王之師欽宗問可將者宰相因推公即除尚書右丞又以公為東京留守公為欽宗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欽宗意頗悟會内侍奏中宫已行欽宗變色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公泣拜以死邀之欽宗顧公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專以責卿公惶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

公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公急呼曰爾等願守
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公入見曰六軍父母妻
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
且敵兵已逼倘知乘輿未遠健馬疾追何以禦之欽宗
感悟遂命輟行公傳旨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禁
衛皆拜伏呼萬歲六軍聞之無不感泣命公為親征行
營使以便宜從事公治守戰具不數日畢敵兵攻城公
身督戰募壯士縋城下斬酋長十餘人衆數十級金人

知有備又聞欽宗已內禪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公請行上遣李梲公曰臣恐梲怯懦誤國家欽宗不聽竟遣梲往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為質梲不措一辭還報公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不得所欲亦欲速歸此時與盟則彼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

不合公不能奪求去欽宗慰諭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
徐議之公退則誓書已行所求皆與之以皇弟康王及
少保張邦昌為質時朝廷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已
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种師道姚平仲亦
以涇原秦鳳兵來公奏言金人無厭勢非用師不可且
彼以孤軍入重地當以計取之令若扼河津絕饟道分
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
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擊之

此必勝之計也欽宗深以為然約日舉事會姚平仲急於要功先期夜斫敵營欲生擒斡里雅布及取康王以歸夜半中使傳旨諭公速援公率諸將旦出封邱門與金人戰却之平仲竟以襲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公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公無罪軍民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至殺傷内侍欽宗亟名公公入見泣拜請死欽宗亦泣命公復為尚書右丞充京城四

壁守禦使公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且得割三鎮詔及親王為質乃退師除公知樞密院事公奏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十萬分道並進將士受命踴躍以行宰相咎公盡遣城下兵追敵恐倉卒無措急徵還諸將已追及金人邢趙間遽得還師之命無不扼腕迨公力爭復追而將士解體矣詔議迎太上皇還京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名吳敏及公公至具道

皇帝仁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陛下早還京師語多調和兩宮嶶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公時北兵已去太上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不問公獨以為憂靖康元年四月公在密院與同知樞密許翰議調防秋兵時太原圍未解种師中戰没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乃以公為河東北宣撫使公即移疾乞致仕且曰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辭章十餘上許翰書杜郵二字遺公公惶恐受命行次懷州有詔罷減諸

路所起兵公奏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勢甚危臣出使未幾朝廷盡改前詔臣誠不足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御批曰促解太原圍而諸將承受御畫事皆專達宣撫徒有節制之名俄又以議和止公進兵每一次詔下公皆上疏極論之不報未幾徐處仁吳敏皆罷而相唐恪進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公聞之歎曰事無可為矣即上疏丐罷曰自秋以來沿邊探報金人日聚兵

為南牧深入之計朝廷日罷兵如太平無事之時無謂和議之使一遣便可恃以為安也乃命种師道代公而召公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公奏辭未幾以公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予祠責授建昌軍安置再謫江寧及金兵再至欽宗始悟和議之非除公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公行次長沙被命按行狀靖康元年冬都城圍急朝命始以京尹召公至次年四月公始聞召命其辭免開封府事表文云果聞鐵騎再犯金城號令阻隔者半年煙火斷絶者千里雖心馳魏闕之下常夢清都而身滯江湖之濵莫陪義旅即率湖南勤王師

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矣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闕力辭不許因上十事以比姚崇一議國是二議巡幸三議赦令四議僭逆五議僞命六議戰七議守八議政本九議久任十議脩德翌日頒公議于朝堂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於是公再言留中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何以示四方不問僞命之汙何以厲時節時黄潛善主邦昌甚力公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

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弟請罷臣高宗頗感動乃貶邦昌潭州吳幵莫儔而下皆遷謫有差公又言羣臣能仗節死義者在内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高宗從之因詔諸路詢訪死節者以聞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奏當今之務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所謂規模者外禦彊敵内消盜賊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寛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

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料理河北河東葢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略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與敵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此最今日先務也高宗善其言問誰可任公薦張所傅亮遂以所為河北

招撫使亮為河東經制副使開封守闕公薦宗澤高宗從之時議遣使於金命草表奏言堯舜之道孝悌而已陛下以二聖遠狩不甘寢食此孝悌之至正宜枕戈嘗膽使刑政脩而中國强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乞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又乞省冗員節浮費高宗皆從之一日論請康事高宗曰淵聖勤於政事覽章奏終夜不寢何以卒致播遷公曰人主之職在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則大功

可成否則雖衡石程書無益因勸上以明恕盡人言以
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皆嘉納焉又奏臣嘗言車
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
能行上策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
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高宗乃詔諭兩京
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未幾有詔欲幸東南避敵黃
潛善汪伯彥實陰主之高宗意已决綱謂國之存亡於
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即上疏極論其不可疏上留

中不出已而遷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黄潛善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奏招撫經制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臣所薦用令潛善沮所與亮正所以沮臣亮竟罷因再疏求去先是公嘗具三疏請募兵買馬與募民出財助兵諫議大夫宋齊愈聞而笑其非策疏論之未幾齊愈以議立張邦昌僭逆附偽之罪坐誅張浚乃劾公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詔罷為觀文殿大學士奉祠尚書右丞許翰言公忠義捨之無以佐

中興會高宗名見陳東東言潛善伯彥不可任公不可去東坐誅翰遂求退後有旨奪公職居鄂州公為相僅三月而張所旋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没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而中原盜賊蠭起矣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是年荆湖江湘盜以萬數方議屯宿重兵鼎澧嶽鄂荆南一帶以圖恢復中原之漸議未及行而諫官徐俯劉棐論劾復罷奉祠西京崇

福宫福州居住四年冬金人及僞齊來攻公具防禦三
策詔付樞密院及三省施行五年詔問攻戰守備措置
綏懷之方公奏言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備之後即議
攻討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為東南屏
蔽有守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因利乘便收
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為之志勿失機會若夫萬乘
所居必擇形勝建康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宜權駐蹕至
於西北之民其心未嘗一日忘宋天威震驚必有結納

願為內應者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優加撫循使益堅戴宋之心因條上六事高宗賜詔褒諭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及張浚以吕祉敗引咎罷相言者引漢誅王恢為比公言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時車駕將幸平江公以為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八年朝廷遣王倫使金還與金使偕來以詔諭江南為名公憤懣上疏言卑辭厚幣廢祖宗之業失生靈之

望願陛下請詔群臣講明長久之策擇善而從之疏奏
雖與衆論不合高宗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除知潭州
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具奏力辭遂允其請十年薨年五
十八訃聞朝廷軫悼遣使賻贈撫問其家給喪葬費贈
少師官其親族十人孝宗朝謚忠定公筮仕三朝負天
下之望以一身用捨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
又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凛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
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宋史論當時排和議以禦敵為己

任者在廷惟公一人而已夫公之進退布衣之士捐生為白於朝非忠所動曷能爾顧反不信於主上取嫉於同列至如張浚賢者亦不免見忌而訾其短嗚呼無亦天未悔禍使然耶公晚年於易尤有所得著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頗取卦變互體為説動有所稽異於今世君子所辨釋又著論語詳說十卷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又有靖康傳信録奉迎録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制誥表劄集宣撫荊廣記制置江右録宋史名

臣傅
宏𥳑録

文昭林拙齋先生之竒學派

按先生學於紫薇吕公本中本中學於尹公和靖至吕公伯恭則先生之門人也李氏士英言行録云公自少講學即聞父祖至論又從游楊力叩微旨復造劉安世陳瓘之門請益公之學問端緒深逺如此吕成公祭公文曰昔我伯祖西垣公即本中先生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之南裴回顧瞻未得所付踰嶺入閩

而先生與二李伯仲實來一見意合遂定師生之分於是嵩洛關輔諸儒之源流靡不講度歷元祐羣叟之本末靡不咨以廣大為心而陋專門之曖昧以踐履為實而刋繁文之枝葉致嚴乎辭受出處而欲其明白無玷致察乎邪正是非而欲其毫髮不差晰夕函丈閧無不信信無不行前望聖賢大路九軌自謂以必可至又曰里居之良若方若陸旁郡之士若胡若劉更唱迭和於寂寞之濵韜積渟蓄未幾聲光四

出而不可遏州黨推擇居東面之席踵門請起至再三不得已而臨之長樂之士知鄉大學知尊前輩知宗正論則皆先生與二李之力焉嗚呼西垣公既不及公道之伸而二李每皆以布衣老獨先生甫入東觀若將有為而病輙隨之中原諸老之規模迄不得再白於世其用必有所繫矣某未冠綴弟子之末行朞待之厚獨出於千萬人之右顧齒髪日衰業弗加脩大懼先生之功力為虛施每靦然慚惕然恐也惟

當與二三子尊所聞行所知使先生未伸之志獨有考焉今謹撮此大略著之篇端

文昭林拙齋先生之奇

林之奇字少穎侯官人紫薇舍人呂公本中入閩先生甫冠從之學鄉舉赴禮部試行至衢州以不得事親翻然而歸向學益力本中奇之從學者踵至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調莆田簿改尉長汀名為秘書省正字轉校書郎時猶用三經義說先生亟請罷斥上言王氏三經

卒為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罪深桀紂本朝靖康禍
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正所謂邪說淫辭之
不可訓者或傳金人南侵先生作書抵當路言久和畏
戰人情之常故彼常以虛聲恫喝示我以欲戰之意非
果欲戰所以堅吾和也吾果欲與之和宜無憚於戰則
其權常在我矣以痺疾乞外由大宗正丞提舉閩舶奉
祠家居呂公祖謙因之受學卒年六十五有尚書集解
春秋周禮論論語孟子講義楊子解義道山記聞拙齋

集行世學者稱拙齋先生謚文昭從子子冲
閩書 山新志 三

潘先生滋

潘滋懷安人林先生之奇高弟也黄勉齋嘗學焉
閩書

縣丞林通卿先生子冲

林子冲字通卿學問德業有聲鄉里從游者數百人爲南豐簿邑民文頌太守陳岐請脩禮樂書以子冲大儒之後延以特榻子冲隨文釋義補闕訂訛書成周必大楊萬里稱其精密調將樂丞未上留盱攝郡大學丁外

艱以哀毀卒子耕字畊叟衡州教授能傳家學閱書朱子經

義考

備考

孫畊後序曰畊自兒時侍先君盱江官舍郡齋脩刋禮樂書先君實董其事與益國周公誠齋楊先生書問往來訂正訛舛甚悉暇日因與言曰吾家先拙齋書解今傳於世者自洛誥以後皆訛葢是書初成門人東萊吕祖謙伯恭取其全本以歸諸生傳録十無二三書坊急

於鋟梓不復叅訂訛以傳訛非一日矣先君猶記鄉曲
故家及嘗從先拙齋遊者録得全文及歸方尋未獲不
幸此志莫償畊早孤稍知讀書則日夕在念慮閒汩汩
科舉業由鄉選入太學跋涉困苦如是者三十餘年淳
祐辛丑僥倖末第閒居需次得理故書日與抑齋令觀
文陳公虛齋令文昌趙公參考講求摳趨請益抑齋出
示北山先生手蹟具言居官娶女日從東萊先生學東
萊言吾少侍親官於閩從林少頴先生學且具知先拙

齋授書之由時抑齋方閲六經尤加意於林吕之學虚齋亦倣朱文公辨安國書著本㫖明得互相詰難其閒凡諸家講解搜訪無遺一日友人陳元鳳儀叔携書説拾遺一集示予蠹蝕其表蠅頭細書云得之宇文故家益宇文之先曽從拙齋學親傳之藁也其集從康誥至君陳此後又無之遂以錄本參校康誥酒誥梓材名誥皆同錄本自洛誥至君陳與錄本異其詳倍之至是益信書坊之本誤矣當令兒輩作大字謄出以元集歸之

然猶未有他本可以參訂也又有一朋友云建安書坊余氏數年前新刻一本謂之三山林少頴先生尚書全解此集葢得其真刋成僅數月而書坊火令板本不存矣余亦未之信因遍索諸鬻書者乙巳春仲一老丈鶉衣�袖踉蹡入門喜甚揖余而言曰吾為君求得青氊矣開視果新板以尚書全解標題書坊果建安余氏即倍其價以鬻之以所謄本參校自洛誥至君陳及顧命以後至卷終皆真本向者麻沙之本自洛誥以後果僞

矣朋友轉相借觀以為得所未見既而㸔暫攝鄉校學録葉君真里之耆儒嘗從勉齋遊其先世亦從拙齋學與東萊同時又出家藏寫本林李二先生書解及詩說相示較之首尾並同盇得此本而益有証驗矣嗟夫此書先拙齋初著之時每日誦正經自首至尾一遍雖有他務不輟貫穿諸家旁搜遠紹會而粹之該括詳盡不應於洛誥以後詳略如出二手今以諸本參較真贋曉然信而有徵可以傳而無疑矣書解自麻沙初刻繼而

婺女及蜀中皆有本然承襲舛誤竟莫能辨柯山夏氏解多引林氏說自洛誥以後則畧之僅有一二語亦從舊本往往傳訛東萊解只於禹貢引林三山數段他未之詳東萊非隱其師之說葢拙齋已解者東萊不復解而惟條暢其義嗟夫書自安國而後不知其幾家我先拙齋裒集該括自壯及耄用心如此之勤用力如此之深始克成書而傳襲謬誤後學無從考証我先君家庭授受中更散亡極意搜訪竟無從得畊恪遵先志又二

十餘年旁詢博問且疑且信又得宇文私録又得余氏新刊全解又得葉氏録家藏寫本稽驗新故訂正真贋參合舊聞而後釋然以無疑確然而始定然則著書傳後豈易云乎哉册既喜先拙齋之書獲全又喜先君縣丞公之志始遂顧小子何力之有抑天不欲墜廢斯文故久鬱而獲伸歟不然何壁藏汲冢之復出也淳祐丁未之歲石鼓冷廳事力甚微學廪粗給當路諸公不賜鄙夷捐金撥田悉有所助三年之間補葺經創石鼓兩

學輪奐鼎新書板舊帙缺者復全於是慨然而思曰吾先君未償之志孰有切於此者吾先世未全之書豈容緩於此者實為子孫之責也乃會書院新租歲久之積因郡庠憲臺撥鏹之羨撙學廳清俸公給之餘計日命工以此全書亟鋟諸梓字稍加大匠必用良板以千計字以五十萬計釐為四十卷始於乙酉之孟冬迨明年夏五月而畢是書之傳也亦難矣哉亦豈苟然哉舊本多訛舛偕次兒駿伯重加點校凡是正七千餘字今為

善本庶有補於後學淳祐庚戌夏五嗣孫迪功郎衡州州學教授兼石鼓書院山長昞謹書

鄧均曰觀林君昞叟序述其先王父全書始末兩世訪求志亦苦矣先是抑齋陳先生為僕言閩學源流開教甚悉乃知始於紫薇吕公載道而南而拙齋先生實親承心學拙齋著書多而於尚書尤注意即少穎先生書解是也然自洛誥以後傳者失真世不得其全書為恨先生之猶子諱子冲登癸丑科為南豐簿嘗分教盱江

再轉為丞僕頃在庠序尚及識縣丞公於文庠縣丞公在盱據勘遺文多矣獨於拙齋全書散佚之餘訪求而未得不幸齎志以歿又數十年而先生之孫畊始克摹就豈其書之泰阨固自有時耶拙齋雖不克竟其用而傳聖賢之心壽斯文之脉其功大矣縣丞公刻志世其學而畧不獲施於用至畊而全書始出以傳惟拙齋之學卓然光明久而益昌何容繪畫畊字畊叟曁先生甫三世其孜孜問學多識往行好脩者也君子曰無忝厥

祖淳祐十年七月既望

按畊叟序中言抑齋令觀文陳公疑即北山先生之子韡時為觀文殿學士後謚忠肅言虛齋令文昌趙公者考三山藝文志趙公以夫有虛齋樂府二卷疑即此公也二公淵源正學宋季士林多推重之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関中理學淵源考卷八

廣平府知府李清馥撰

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學派

陳正獻公曰閩中洛學之興肇自建劒而莆儒風之盛自紹興以來四五十年崇尚洛學艾軒先生實作成之林公希逸曰自南渡後洛學中微朱張未起以經行倡東南使知聖賢心不在訓詁者自莆南夫子

始莆南者艾軒先生也朱子曰這道理易晦而難明其少年過莆見林譓之與方次雲說一種道理說得精神為之踊躍鼓動退而思之至忘寢食後來過莆二公已往無有能繼其學者矣劉後村曰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先生乾淳間大儒國人師之文公於當世之學問有異同惟於先生加敬于時朝野語先生不以姓名皆曰艾軒觀此則公之從游陸公子正淵源程氏之學其時豈特為莆所宗仰哉先生

曾與楊次山手札自言與方次雲論晉代人物如寒蟬孫潔不入俗調心甚樂之方云此數人來孔子之門恐一日着脚不定乃悟夫子之門為人物準的千歲人物要入得此窠様中乃為無愧耳此又先生與方氏默會孔門親切之訓者也維時莆之宗派發自艾軒其平日師友講習多從事於經術行檢使人知聖賢心不在文字訓詁間也聖學湮廢寥寥千載於孔門德行之科莫能尋討契合而不知其體認於學

問根柢淵源未易窺也朱子嘗釋善言德行之說謂所言皆其自己分上事故當時惟顏閔以上從事此工夫自洛閩之學興師弟講切無非此義而一發千古之矇方林二公得程氏緒餘殆窺見此旨歟乾隆辛未四月望後一日書

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

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學者稱艾軒先生少有聲場屋再舉禮部不第不復以得失為意聞吳中陸子正學出

尹和靖遂往從之自是專心聖賢踐履之學通六經貫百氏出入起居必中規矩歸莆設講於東井紅泉四方來學者無慮數百稱為南夫子葢先生之學一傳為林亦之再傳為陳藻三傳為林希逸其為教以身為律以道德為權輿不專習詞章為進取計平生未嘗著書其於聖賢微旨有得於師傳者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全體存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註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又曰日用是根株言語

文字是註脚學者須求之日用求之不已則察乎天地隆興元年年五十始以進士及第授袁州司户參軍乾道三年龍大淵曾覿以潛邸恩倖進先生與劉朔以名儒薦對頗及二人罪由是改知永福縣而大臣論薦不已名試館職為秘書省正字歷著作郎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九年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先生不往賀遂以顯謨閣出為廣西提點刑獄淳熈元年移廣東以擊殺茶寇功拜國子祭酒四年孝宗幸國子監命講中庸

大稱善面賜金紫除中書舍人兼侍講時吏部郎謝廓
然以曾覿薦賜同進士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
先生愕然曰是輕臺諫羞科目也立封還詞頭孝宗度
先生必不奉詔改權工部侍郎請外遂以集英殿脩撰
出知婺州引疾提舉江州興國宫年六十五卒謚文節
先生老儒通達世務負士望甚重出使入朝徇義忘私
無田宅以遺妻子在後省久未有建明吕東萊私謂所
知曰未知此老若為收煞及繳駁謝廓然除命乃喜曰

此舉過江後未有也先生既没朱文公嘗嘆曰某少年過莆見林謙之方次雲說得道理極精細爲之踴躍鼓動退而思之至忘寢食後來再過則二公已没更無一人能繼其學者矣陳正獻公曰莆儒風特盛自紹興以來四五十年士始知洛學而以行義脩飭聞於鄉里者艾軒實作成之也有集二十卷陳氏宓謂其森嚴奥美上參經訓下視騷辭劉氏克莊亦謂髙處迫檀弓㲉梁平處與韓並驅林氏俊曰艾軒不獨道學倡莆詩亦莆

之祖用字命意無及者後村雖工其深厚未至也按先生嘗師事同郡林霆林公深於象數之學者所著有易論詩書語録中庸解等集蒲陽文獻　閩書　朱子語類　林貞肅集

文畧

與朱編脩元晦曰前此數得來書祝耕老有五夫便人去令來取書因循如許言之愧甚去年過黄亭只相隅得三二日所欲道者亦何數唯耿耿比承除書之下此在公論以為太遲不知賢者出處自有時直道之信善

類增氣見教恭而安數語乃是從根株上說過來別後對此如一對面語但所謂與虞仲達及此一節更記憶不上是日說數件語當不止此耳林用中間以館舍處之得質正所聞而求所未聞甚善復之到官已三月偶疾唾中有血雜出令人憂懸也

與楊次山曰某授徒三十年不過為場屋舉子之習學問一事雖稍涉其涯而所以作語及所以傳授於人唯是一律豈敢輒出場屋繩尺之外也其年近二十未知

龜山所遺後來者為何書及隨計走都下此說一歷耳又二三年中乃得之是時有周先生尹先生諄諄然八九十歲人乃文靖公一輩流也王信伯得之於龜山施廷先得之於信伯廷先吾友也廷先每說洞庭之野有一人吾所畏當買舟同一見之不及見此人廷先死矣傷哉廷先每對人道說必為之出涕廷先乃吾亡友方正字次雲之友其以次雲六凡之故遂定交其幼歲聞李太白石曼卿之為人即踴躍道其事又初讀晉書見

一樣人物如寒蟬孤潔不入俗調此心甚樂之一日對
次雲說古人如此終是不俗六兄云此數人來孔子之
門恐一日着脚不定某乃悟夫子之門為人物凖的千
歲人物要入得此窠様中乃為無愧耳

詩

送別湖北漕李秘監仁甫詩曰文字眇煙雲過眼徒浩
浩所有未見書惜哉吾已老子雲客長安陳迹如一掃
同叔向來人我生苦不早亦聞青城山斯翁為有道瞿

塘不可上秋夢長顛倒白日來西崑一見自應好縱譚

百代前至境非枯槁多為開口笑明日生懷抱黄鶴有

高樓悦如事幽討攬轡逢道州聽書下下考周南勿留

滯掇拾供史藁分手重酸辛瑨璵衆所寶十日不得面

何為太草草

備考

陳正獻公俊卿撰艾軒祠堂記畧曰淳熈壬寅夏四月

永嘉林仲元來守此邦以厚風俗敦教化為本閩郡之

士咸造於庭曰莆雖小壘儒風特盛自紹興以來四五十年士始知洛學而以行義脩飭聞於鄉里者艾軒先生實作成之也先生學通六經旁貫百代蚤游上庠已而思親還里開門教授四方之摳衣從學者歲率數百人其取巍科登顯仕者甚衆先生之為教以身為律以道德為權輿不專習詞章為進取計也其出入起居語默問對無非率禮蹈義士者化之閭有經行井邑而衣冠肅然有不可犯之色人雖不識望之知其為艾軒弟

子也莆之士風豈無所自先生歿已六年人思其矩範顧得立為祠宫春秋薦以苾芬以慰邦人之思太守乃擇南城隙地為屋十六楹丹雘一新因謀刻歲月謁記於予予於艾軒游四十年所謂三益之友其可辭乎

明貞肅氏俊撰艾軒文選序略曰吾家艾軒先生崛起南服專志聖賢于時遺儒陸子正施廷先嘗學和靖龜山先生特從指授以上紹伊洛之傳窮博而會之要絶意著述東井倡道盡羣俊而朋來之四方年五十始奏

名十一轉而至中舍平茶冠講中庸一再為孝宗褒奬
坐封還詞頭改工部侍郎以集英脩撰知婺州提舉興
國宫以卒先生長晦翁一十六歲晦翁商畧理道獨先
生意合嘉其精細退若有得請質時見於書兊澤南軒
於易有所異為晦翁獨與其緻敷新端也東萊曰平生
保任此老不負謚文節也君子謂允去今三百五十年
祠久圮墓之田易數姓稺弱二孫稀落可念龍坡之為
仰止書院馮公行健雷公孟升意也俊偕汝華謀曰先

生嘗同晦翁講道以齒則兄以道則友晦翁固道學淵源先生亦道學名派一方而名天下稱南夫子無異詞宜並祀雷喜白之馮暨貳暨大巡宣司監司督學議可並祀二先生侍以莆高弟子而復梓其文以傳云

侍講陳英仲先生士楚（以下門人）

陳士楚字英仲莆田人從學林公光朝登乾道八年進士調臨江户曹攝新喻縣政化大洽改秩調侯官丞相周必大薦之以國子監簿名對孝宗奬其誠實紹熙初

除宗正丞兼嘉王府直講一日百官已趣班雪大作宰相索表稱賀援筆立就朝士稱嘆青宫開經筵講周書無逸章其解稼穡艱難曰百穀麗於土荄萌既敷方有實三農力於田莠草既除方有秋以諷小人妨君子之意壽皇傳諭曰陳直講説書議論精詳理致深奥得師儒之道除右侍郎右史退葺御書閣扁陽春堂揖壺樓觀稼亭皆宸筆揮洒慶元改元除侍講林希逸守莆祠艾軒綱山樂軒于穀城山後人以士楚侑饗云

莆陽文獻 閩書

主簿黃季野先生芻

黃芻字季野莆田人少從林艾軒學志行髙古自劉夙劉朔林亦之而下皆推讓焉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調懷安簿未上卒二劉葬之表其墓莆陽文獻閩書

推官卓進之先生先

卓先字進之莆田人少從林艾軒學年十五扳鄉解紹興四年年四十以特科調龍溪主簿歲旱疫多所全活累遷建寧軍節度推官歲亢旱松溪政和建陽浦城四

邑仰食下流客米府禁米舟出城先争曰四邑非建民耶平生居官廉静言論據經與人寡合陳宓鄭㷀許與特甚而傅伯成尤敬重之族孫得慶莆陽文獻閩書

魏天隨先生几

魏几字天隨福清人從林艾軒以克已復禮問艾軒曰五湖明月因以穎悟賦丹霞夾明月有半白在梨花之句人以半白梨花郎目之其昆仲有雪堂天游亦名士也閩書三山郡志

林載德先生阿盟

林阿盟字載德福清人林高諸孫也從林艾軒學苦六經無所入至欲投江死艾軒稱之謂魚鹽中膠鬲閩書三山郡志

陳先生叔盟

陳叔盟福清人少從林艾軒講學出揖客而容頹艾軒曰心不負人面無頹容叔盟悟而自克遂以行誼名閩書三山郡志

傅景初先生蒙

傅蒙字景初仙遊人少從林艾軒學工詞賦兼五經孝宗朝嘗上萬言書退而講學龍池以淑後進閩書　仙遊邑志

教授林恭之先生肅

林肅字恭之仙遊人淳熙三年進士少有文名與傅蒙遊林艾軒之門試教官科授臨安教授卒仙遊邑志　閩書

提舉楊似之先生興宗

楊興宗字似之長溪人祖惇禮字穆仲興宗少師事鄭

夾漈後執經林譈之之門登紹興三十年進士調鉛山簿孝宗登極上封事末陳以守為攻之策時相湯思退主和議使人要曰若登對無立異當以美職相處卻之累書抵東府力爭孝宗嘉其志除武學博士丞相陳俊卿舉充館職條對時弊歷遷校書郎與林譈之同校文省殿擢鄭僑蔡幼學陳傅良時稱得人偹四朝會要歷遷司勳郎論張説不當與趙汝愚同拜不報又駁楊和王存中封爵太優忤時相虞允文乞祠出守處州大有

政聲除知温州改嚴州終湖廣提舉著有自觀文集閩書

林先生恂如

林恂如莆田人少從林艾軒學嘗傾貲殫力脩築木蘭陂之南岸堤祖國鈞建紅泉學延族子艾軒為師焉閩書

判官林井伯先生成季以下家學

林成季字井伯艾軒從子有學行從朱子游朱子深器重之所與筆札甚多趙忠定禮為上客每事必咨仕興國軍判官莆陽文獻

備考

劉後村跋趙忠定公朱文公與林井伯帖其為童子時受教於先友井伯林丈初筮主靖安簿辱授印焉卷中諸帖昔皆嘗見後三十餘年復從君保陳君見之益先友冡上之木已拱而其家亦益落矣感今念昔不勝悲慨當乾淳間艾軒先生與忠定相君同館井伯丈以艾軒猶子為忠定上客所交皆當世名人而於朱張呂三君子尤厚忠定帖雖家事瑣碎亦諄焉文公帖如黨論

之與大愚之貶衡陽之薨皆當時大變故士大夫掩耳不敢聞公獨諄諄然赴告於井伯丈一太學生未脱韋布而隱然任世道之隆替受諸老之付囑可不謂賢哉初餘干縣尹有憾於忠定謫命下祖昔人憾萊公元城故智張皇特甚井伯丈適在吴中先馳書以報忠定頼以自安嗚呼使遇良史筆之豈減於陳仲弓郭有道耶

漕舉吴省齋先生澥 以下交友

吴澥字清臣龍溪人兩請鄉舉有聲又請漕舉及同文

館舉澥著述甚富援筆立成皆極精妙與陳知柔林光朝諸公為莫逆交知柔嘗擊節稱賞謂其貌古心古學古文古三山林子晦亦嘆其為天下奇才學者師之稱省齋先生有省齋集行世道南源委閩書

縣令陳元㮚先生昭度

陳昭度字元㮚興化人紹興五年進士第為尤溪主簿部使者檄令据摭屬吏細過昭度憮然拂衣去閒居讀書著文十餘年不出與鄉大夫林迪為忘年友艾軒林

光朝次雲方翥正字劉鳳兄弟皆嘗至其家登堂拜母誼均兄弟既而教授藤州藤地鄙遠俗尚庳陋昭度勵士以致知謹獨之學由是士競於學知所指歸改知長樂縣未上卒昭度淵源濂洛為文得古法簡嚴閑淡理致深遠艾軒志其墓謂不緣師授視橫渠為同時獨曉者莆陽文獻閩書

鄭夾漈先生樵

鄭樵字漁仲興化人父國器太學生嘗鬻已田築蘇洋

陂人食其德没於姑蘇樵年十六徒步歸葬自是謝絕
人事結廬越王山下閉户誦習卜築草堂夾漈居之久
之出遊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留借讀夜則
仰觀星象寒暑寢食為之都忘一時名人如李綱趙鼎
張浚皆器重之初為小學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
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書曰草萊
臣鄭樵昧死百拜獻書皇帝陛下臣本山林之人入山
結茅欲讀古今之書通百家之學討六藝之文而為羽

翼忽忽三十年著述之功百不償一不圖晚景獲見太平松筠之節不改歲寒葵藿之心難忘日下恭惟陛下留心聖學篤志斯文擢用儒臣典司東觀内外之藏治有條理百代之典燦然可觀臣伏覩秘書省歲歲求書之勤臣雖身在草莱亦欲及時效兹尺寸謹繕寫十六部百四十卷恭詣簡院投進其餘卷帙稍多望賜睿旨許臣料理餘續當上進得展盡底藴詔以其書藏秘府歸而益厲所學從者二百餘人尋喪母哀毁廬墓部使

者舉孝廉者三舉遺逸者二皆不就二十七年以侍講王綸賀允中薦應名明年上殿奏言臣處山林三十餘年脩書五十種皆已就其未成者臣取歷代之籍始三皇卒五季彙緝為一名曰通志體參馬遷法則稍異謹摭其要覽十二編名曰脩史大例先上之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為御史葉義問所劾力乞還山改監南嶽還家論著閱四年通志就詣闕請上會高宗幸建康命

為樞密院編脩官尋兼攝簡詳諸房文字因求入秘書省繙閱典籍詔許於三館假書觀之陸務觀以為一時快事又坐言者寢及駕歸繳進通志而樵卒時年五十九矣生平枯淡好施居鄉累歲不一詣守令筆札雖詔從官給未嘗取也見人寸善推譽如有不及有來質問者為之顛倒數於當路薦林光朝林亦學者稱夾漈先生詩文有谿西集五十卷 莆陽文獻 閩書

州守蔣元肅先生雝

蔣雝字元肅仙遊人少博學强記下筆輒數千言曲盡其妙鄉先輩宋藻舉經傳扣雝隨問隨答每以南方夫子稱之設席郡庠户屨常滿與林光朝同時十人俱知名號莆陽十先生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教授泉州守王十朋見其文大加賞識雝因作夢仙賦以獻十朋曰長卿大人太白大鵬之比也又撰時政十議十朋嘆曰此經世之文矣後知江陰軍再知通州以郡人張次山坐與程明道邵康節同好惡得罪及陳瑩中任德翁嘗

遷謫於此合為堂祀之扁曰三賢以厲風俗秩滿入覲首言江東鹽課較之淳熙七年出入之數虧二萬緡主筴者方以衍課增秩上矍然曰某人欺朕因訪本末雖口誦指畫應對如響上曰卿材通練合以蒲郡處卿雖拜謝上目其背方面材也將除贛州為宰執所沮退居樸鄉十餘年凡四請祠以壽終著有樸齋文集子祈從子有秋 仙遊邑志 閩書

徵士方直甫先生秉白

方秉白字直甫莆人隱居教授林譓之方次雲劉賓之
復之諸名士皆其友也孝宗朝以孝廉薦不起郡守趙
彥勵嘗辟脩莆陽志有草堂文集閩書

州守方先生漸

方漸莆田人重和元年進士紹興中判韶州知梅湖南
恩歷官朝散郎平生清白無十金之產所至挾書自隨
積至數千卷皆手自纂定就寢不解衣林譓之質之答
曰夜或有尋討便不懷安為小屋三間以藏其書榜曰

富文鄭節仲嘗就讀焉子林鄉貢進士孫其義曾孫應發莆陽縣志

文介林綑山先生亦之學派

按先生師事艾軒三十餘年莆人推先生嗣講席後先生之學授之陳樂軒藻亦嗣綑山講席林氏希逸創三先生祠奉祀并録其遺文所謂三先生者莆南林公光朝福清林公亦之陳公藻也惜三先生之學至希逸林氏而無傳矣葉文忠公向高曰王信伯再

傳而亦之又再傳而希逸星辰没矣源流正學溯於
前脩固皆同為洛學淵源也於乎懿哉

文介林綱山先生亦之

林亦之字學可閩縣人盛年挾策遊四方卒不契去之
紅泉謁林艾軒光朝而師之左右三十餘年遂為髙弟
艾軒卒莆人推亦之嗣講席艾軒之學一本躬行亦之
户外屨幾半於師矣或勸其著書答之詩曰講學紅泉
不著書只將心學授生徒趙汝愚帥閩辟入東井書堂

待以賓禮上其學業於朝命未下卒學者稱綱山先生

一曰魚月先生著論語考工記毛詩綱山詩集景定閒

林希逸追舉其賢贈廸功郎賜謚曰文介子簡字綺伯

莆中劉克莊少師之閩書

文遠陳樂軒先生藻

陳藻字元潔福清人師林亦之得艾軒經學之傳為時

通儒遂嗣亦之講席藻家貧篤志於學不求人知入則

課妻子耕織出則誘生徒絃誦登山臨水而已學者稱

樂軒先生所著有語孟莊子杜詩解并詩集景定閩門人林希逸薦其賢贈迪功郎賜謚曰文遠閩書三山新志

中書林竹溪先生希逸

林希逸字肅翁號鬳齋福清人師事陳藻藻之學出於林亦之亦之出於林光朝其授受遠有源委登端平二年進士為平海軍節度推官以清白稱淳祐中遷秘書省正字入對乞信任給諫又乞早決大計以慰人望理宗皆開納歷翰林權直學士兼崇政殿說書以直秘閣

知興化軍下車首詔學者云自南渡後洛學中微朱張未起以經行倡東南使知聖賢心不在訓詁者自莆南夫子始初疑漢儒不達性命洛學不好文辭使知性與天道不在文章外者自福清兩夫子始學者不可不知信從也因立三先生祠祀之併鋟其遺文以傳莆南夫子者林光朝兩夫子者亦之藻也景定四年舉亦之及藻為有道之士又舉林光遇幼承父澤奉親不仕並乞褒崇詔有司為三人樹表書謚並祀之學宮希逸官司

農少卿終中書舍人所著有易講春秋正附篇考工記解竹溪稿子泳歷興化倅國子監丞劉克莊序希逸詩宗自光朝三傳至希逸比之于師槁而華矣明代郭萬程曰自道學興辭命多鄙光朝之門獨為斐然閩自楊氏道南蕃光朝可接羅李之宗惜時儒未深知者至希逸而亡傳矣閩書 莆陽文獻 三山新志

朝奉嚴坦叔先生粲

嚴粲字坦叔一曰明卿邵武莒溪人精毛氏詩箋註嘗

自註詩曰嚴氏詩緝朱文公詩傳多采其説焉 邵武郡志

按嚴氏粲自序詩緝在理宗淳祐戊申去朱子捐館之歲已四十八年林氏希逸撰嚴氏詩緝序言華谷嚴君坦叔早有詩名江湖間甲辰余抵京以同舍生見時出詩緝語我其説大抵與老艾合遂求全書而讀之今以序詩之年考之亦後於朱子四十餘年嚴氏本傳所言朱子採其説者自邵武郡志如此今讀詩緝中所引用諸説凡朱氏曰者皆文公朱子之説嚴氏採朱子之説而立傳者反謂朱子採其説相沿承誤似無可疑今録原序并林序二篇附後俟考訂者再詳之

備考

嚴氏粲自序詩緝曰二兒初為周南召南受東萊義誦

之不能習余為緝諸家說句析其訓章括其旨使之瞭

然易見既而友朋訓其子若弟者競傳寫之困於筆劄

胥命鋟之木此書便童習耳詩之興幾千年於此矣古

今性情一也人能會孟氏說詩之法涵泳三百篇之性

情則悠然見詩人言外之趣毛鄭以下且束之高閣此

書覆瓿可也淳祐戊申夏五月華谷嚴粲序

林氏希逸詩緝序曰六經皆厄於傳疏詩為甚我朝歐

蘇王劉諸鉅儒雖罷落毛鄭舊說爭出新意而得失互

有之東萊呂氏始集百家所長極意條理頗見詩人趣味然疎䟫渙散要未為全書葢詩於人學自為一宗筆墨蹊徑或不可尋逐非若他經然其流既為騷為選為唐古律而吾聖人所謂可以興觀羣怨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悉付之明經家艾軒林先生嘗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㦸傳古詩難與論言外之旨矣艾軒終身不著書遺言閒得於前一輩鄉長老客遊二十年未有印此語者華谷嚴君坦叔早有詩名江湖閒甲辰余抵京以

同舍生見時出詩緝語我其說大抵與老艾合且曰吾用於此有年非敢有以臆决撫諸家而求其是要以發昔人優柔溫厚之意而已余既竦然起敬遂就求全書而讀之乃知其鈎貫根葉疏析條緒或會其旨於數章或發其微於一字出入窮其機綜排布截其幅尺辭錯而理意曲而通逆求情性於數千載之上而興寄所在若見其人而得之至於音訓疑似名物異同時代之後前制度之纖悉訂證精密開卷瞭然嗚呼詩於是乎盡

之矣易盡於伊川春秋盡於文定中庸大學語孟盡於考亭繼自今吾知此書與並行也然則華谷何以度越諸子若是哉余嘗得其舊藁五七言幽深夭矯意具言外益嘗窮諸家閫奥而獨得風雅餘味故能以詩言詩此我傅所以瞠若乎其後也余曰艾軒惜不見子君曰予又豈容遺艾軒之言故不自揆而為之叙云爾是年十有二月竹溪鬳齋林希逸書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八